

去年秋天,我在小区遇到一只无人看管的小狗,身子瘦瘦长长,小小的尾巴缀在后面,几次见着它总是在树丛里。女儿问,是不是小狗的家在里面?我说,估计是它感觉那里比较安全,就待在那儿。“那它有家吗?”女儿接着问。“嗯?”我往树丛里看,没管上来。以后没再见过小狗,事情就这样过去。对我们两人,这世界不会因为多一只或少一只小狗而有什么不同;但是,对于一位优秀的作家,一只小狗也是一个世界,在这个世界里,一样会有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。读完赵丽宏的《黑木头》一书,我不禁如此想,甚至想回到去年那个秋天,再看看那条瘦瘦的小狗,看看它究竟有没有家。

“黑木头”是一只被遗弃的小鹿犬的名字。一次偶然的相遇,这只小鹿犬得到爱狗的童童和妈妈的关注与帮助,童童一直想收养黑木头,机灵又倔强的黑木头却一直躲藏回避,与关心它的人对峙周旋。冬去春来,花落花开,某一天本来非常不喜欢狗的童童外婆决定与他们一起去看黑木头,没想到,黑木头好像认识外婆,一见到就很亲热,经过一番波折后,外婆把它带回家,给了它一段新生活。

## ■ 阅读札记

# 童诗之趣

□魏策策

## 美善可甘

清代沈复曾在《童趣》一文中写出了童年乐趣:“余忆童稚时,能张目对日,明察秋毫,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,故时有物外之趣。”儿童是带有“自我中心”特质的冒险者,童年是人的审美情感和想象力都大有可拓空间的阶段,儿童文学尤其是优美的儿童诗,能攫激心灵,诵读有益,近年来越来越得到重视。儿童诗人是美的发现者,也是美的传达者,更是美的缔造者。尽管儿童诗写作者气质迥异,诗歌样态万千,比如金波童诗的抒情特质、任溶溶童诗的叙事性、李少白童诗的生活化、王立春童诗的对话性,但所有的儿童诗创作都把美作为最高的追求,有情有真,有美有善。

儿童诗的美表现为一种普通平淡中见高奇隽永的美。无意象不成诗,大千世界,意象纷呈,儿童诗虽然较少魔幻性、历史性的隐喻,但也能为普通事物注入浪漫主义情愫。以童诗中常见的意象如大海、太阳、雨露、父母、春天、鸟、风等具有永恒性主题或意象诗作来看,各有千秋,总能翻空出奇,巧而不俗。比如同样以太阳为意象,顾城笔下照耀着的太阳是甜甜的,又是苦涩的,既是温暖 and 光明,又是阴郁与死亡;金波笔下的“画一个绿色的太阳,为了让夏天凉爽”;艾青笔下的太阳打开人“像小小木板房”一样的心;斯蒂文森写太阳的旅行;王宜振在《大太阳的小房子》中说:“也许太阳会变魔法/在天上很大很大/走进小小的家/就变得很小很小”,很富有哲理性。写母亲,王宜振从母亲来信、母亲的嘱咐、《斗笠》《母亲的手》中见母亲的深情,福岛元用慈母泪感念亲恩,内力冈写母亲的手和嗓音,刘丙钧的《妈妈的爱》等都别具匠心。可以看出,在意象的选择、语言的表述方面,儿童诗大多干净有趣,纯粹明了但却意蕴丰富。

儿童诗的美表现为奇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春天是每个诗人都热衷的话题,谢武彰一句“花,不知道自己就是春天”写活了春;纳西说,迷人的春光是一年可爱的君王;穆旦的《春天》中,春天是人间的保姆。诗人们喜爱歌颂春天,赞美儿童,儿童和春天是美好、希望、生命的象征;王宜振优美的“春之诗”不少,《初春》一二首、《春天很大又很小》《春天真好》《春天是我的朋友》《春天的声音》《春天赤着小脚丫来了》《天的油菜花》《春天的鸟语》等等;“春天的毛毛雨/洗得小树发亮/一些新芽,像鸟嘴/啄得小树发痒”,“春天到底有多少小/问问小燕子,也许会知道/燕子说:我衔着它从南方飞到北方/它嘛,同一粒小豌豆差不多多少”。诗人笔下的春天之所以极具诗意,在于诗人奇特而合理的想象力,不凡的想象力达到了对儿童眼中美的精准把握,才能将春天的艳丽和繁复化为纯粹简朴的诗句。我们常说功夫在诗外,这个功夫来自生活的积淀,来自诗人的童心,来自诗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,只有具备了与生活接通的艺术触角,在修辞上赋予日常事物以魔力,在诗思上返老还童,才能“笼天地于形内,挫万物于笔端”,写出独特的诗作。

儿童诗的美最主要的还是一种自然的童心童思之美,自由纯美的想象必须符合儿童的思维特点和感情特点。把握住儿童的情与心,儿童诗的文心方可打开,作品才可持久。童心的打开向内追溯,产生于作家喜爱儿童,乐真好美,寻求自由境界的儿童梦的内在需求和心理状态中;向外扩展,离不开自身所处文化的滋养与作家的生活圈子,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对赤子之心的褒扬,李贽“童心说”对真的执著就有天地与我并生、万物与我为一的思虑,有对万物充满好奇、与万物平等的儿童视角,敬畏童心,童心越纯粹,写出的诗作也就越闪亮。所以,诗人必须跨越年龄的代沟,达到一种复归于婴孩般的艺术通感。但这种回归不是心理年龄的倒退,而是文心的新生和超越,也即虽然进入儿童的世界观察思考,却不丧失诗人的主体意识。达到此境界的诗人,是成熟的童诗作家,童心未泯,内心澄净,自然会用最富童真的语言、最纯粹的语言写出佳作。童心的书写与诗人看待、评价儿童的童观是一致的,金子美玲的童诗就如同儿童可爱的自语,王宜振的童诗也是童眼直言,但都化繁为简,意趣横生,是与儿童深刻的心灵对话。

诗人有了点石成金的艺术功力,就会创作出不朽的童诗,而具有审美价值的童诗核心在于其丰富的意味,包含思想、哲理的深度,就能如布莱克所说的“一粒沙中见世界,瞬间见永恒”。童诗把真挚的情感和奇妙的想象与思想的丰厚献给儿童,儿童必然也能在阅读中对生命和成长的点点滴滴、方方面面有所体悟或兴趣盎然,性灵得到滋养,不教自化。诚然如王宜振编著的《现代诗歌教育普及读本》中所说,童诗“呵护儿童的诗性本色、滋养儿童的精神成长、激发儿童的无限想象力”。

# 少儿文艺

赵丽宏《黑木头》:

# 善良、理解与闪闪发光的发现

□冷玉斌

没有海阔天空的奇观,没有故弄玄虚的噱头,《黑木头》清浅、朴素的情节,仿佛生活里的一道细流,轻轻流过每位读者的心田,又暖暖的,让人为黑木头的命运所吸引。我想知道,是什么让我如此牵挂这只不声不响的黑木头,又是什么让我难忘这个平实无奇的故事?这个“小小的沉默的黑色幽灵”,在故事开始的时候登场,围绕着它,作者既写了被遗弃的宠物狗的艰难生活,也写了更多好心人对它的关注和帮助,像童童和妈妈一直想收养它,虽然黑木头始终躲避,他们仍然每天来看它并且带来狗粮。

有意思的是,书中对黑木头的描述全部是通过人的眼睛来表达的,无论是它的身影和行动,还是它之前的生活与当下生活。作者很少单独写黑木头,总是有童童与其家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在场,黑木头常处在被看到被发现被追逐的状态,比如故事开头,在回家的路上,“童童和妈妈差不多同时看到……”他们把几块酱鸭肉搁下,“过了一会儿,只见那条小黑狗从阴影里走了出来……”有一回在去幼儿园的路上,“童童突然发现,有一条黑色的小狗……”等到童童上了一年级,他和同学葛笑笑在校园内寻找,“童童顺着葛笑笑手指的方向看去……只见一条小黑狗蹲在草丛中……”

不知道这是否是作者有意为之,总之这让我很感动,感动于作者的敏锐与慈悲。在人的眼睛里的黑木头的故事,可以提醒所有大人和小孩,在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对黑木头这样的宠物来说,终究活在人的视野、人的世界,人——绝不仅是一个主人——对它们的影响太大,生杀予夺:黑木头最早由老太太收养,受到很好的照顾,会到宠物店做护理;后来被麻将馆老板收留,挨饿挨打,逃出去成了流浪狗;直到后来众人相助,好心的白医生坚持救治,侥幸挽回了一条生命。

是的,“生命”。弱小的黑木头胸腔里跳动的同是一颗热热的心,没有谁有资格轻易剥夺它活下去的权利,那么,当它来到人的身边,人应该如何对待它们,与它们相处?作者提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,并在《换位思考》一节里做了回答。所谓“换位思考”说到底就是同理心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对于陪伴着我们的小生灵,这是最大的保护与善意。在麻将馆没能打倒黑木头之后,童童有了顿悟,心想白医生的话有道理,“假如我是黑木头,我愿意不愿意被人领回家呢?答案好像也一样,不愿意”。童童从屡次想帮助这只流浪狗,到最终学会试着去理解它,他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善良,除了麻将馆老板,故事里的人都很善良,他们对黑木头都有同情与关心,这大概也是黑木头流浪好几年还活着的原因。善良是一种美德,《黑木头》带给读者的,就是这种美德。

《黑木头》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小说,与其说黑木头是故事的主人公,不如说,童童一家人才是真正的主角。这部作品不只是讲黑木头的经历,还借着一只小狗的悲欢,讲了一个关于理解、关于爱的亲情故事。

故事开始的时候,外婆对小狗的态度很不友好,称米尼是“狗东西”,有两次她直接表达了不满,一次是质问“狗重要,还是人重要”;还有一次是自言自语地说要“变成一条狗”,那样就有人陪她,和她说话,尽管如此,她还是坚持一个人,不肯和童童他们住一起。细心的爸爸嘱咐童童,以后每晚打电话,陪外婆说说话——事实上,从人物性格、情节发展到全书框架,黑木头与外婆都有很多相通之处,简直互为镜像。而故事结尾,黑木头是在外婆那里找到归宿,它用自己的命救了外婆,之后,外婆搬到童童家一起住,这是黑木头留给世界的最后圆满。

可以说,黑木头是故事最重要的线索,与它一起的时光,成了亲情的催化剂;由于它的出现,一家人对生活有了新的看法,对亲情有了更多期盼。从这个角度,《黑木头》不是《佛兰德斯的狗》《白比姆黑耳朵》,不是《灵犬莱茜》《忠犬八公》,赵丽宏自有机杼,他写了狗的生命,更写

了亲人间的深情;写了狗的灵性,更写了所有人的善意——黑木头何止是救了外婆的命,它是用自己的生命带给外婆启迪,促使她与生活和解,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天。作者说这个故事可以让“现代人思索生命的意义”,或许正基于此。

在《后记:另一个结尾》里,赵丽宏谈了作品的创作经过,在现实生活中,他确实遇到了一条与黑木头命运相似的小狗,这条小狗给了他灵感与写作动力。生活是创作永恒的源头,只有回到生活,并且对生活做更好的观察与提炼,像他那样不断去观察、交流、思考、体验,才能将“一个既让人惊奇又让人心疼的谜”最终写成《黑木头》。老作家陆文夫说过,“作家是靠两条腿走路的:一条是生活,一条是对生活的理解。”故事为何动人?因为有作家的真生命、真生活、真性情。

赵丽宏在书里还用了诗人的构思,提升了生活,艺术化地表达了人间之真善美。危险时刻,黑木头用尽所有气力乃至生命去报信,几乎复制了爸爸曾讲给童童的故事,是一出现代版忠犬传奇,令人难忘。而且,现实中的小狗还活着,作者却让黑木头死去,“不完美的结局中,也会孕育新的希望”,同样触动人心。其实故事里的黑木头也会活在书里,活在每个读者心里,这是最可安慰的。

该书开头一节写道,“天一黑,大地就开始闪闪发光”,这闪闪发光的不仅是大地,更是看着大地的作家的眼睛,作家带领读者走入那就像透明闪亮的水晶山的大楼,看到大楼里人们的生活、世间的悲欢。创作,就是一种发现。正如别林斯基说的:“写吧,为孩子们写吧,可要写得连大人也很高兴念你们的书,一面念,一面被轻松的想象带回自己童年时代的光明年月里去……最主要的,是尽量少写点箴言、训诫、议论……孩子们希望把你们当作朋友……要求你给他快乐而不是沉闷,给他故事而不是说教……”赵丽宏正是在以他的无尽发现,做着这样的工作。

## ■ 短 评

# 有益·有趣·有味

——读许诺晨的《淘气大王董咚咚灾难求生》系列 □韩 进

许诺晨是近年来涌现的有影响的新锐少儿文学作家,她的创作以“爱与智慧”为主题,体现时代精神,贴近现实生活,关注重大主题,了解儿童心理,在校园生活、红色抗日、自然灾害等“跨题材”创作中,展示了高昂的创作激情、清纯的创作才情和明快的创作风格,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印象。

《灾难求生》系列是许诺晨近创作的一套“灾难生存少年小说”,包括《追风少年》《地表震动模式》《不沉的冲锋舟》《火烧摩天楼》《致命病毒入侵》5部长篇作品,主要写五年级小学生欧阳圆圆、董咚咚、左拉拉、蒋美丽“少年四人组”在遭遇风暴、地震、洪水、火灾、病毒等灾难面前,以勇敢和智慧赢得最终的胜利,谱写了当代少年灾难意识和求生精神的新境界,拓展了少年校园小说创作的新疆域,丰富了少儿读者阅读需求的新期待,提供了当下少儿文学创作的新经验。

评价少儿文学作品的第一个标准是内容“有益”——有益于少儿身心健康成长。实现这一基本要求需要少儿文学作家自觉肩负起“培养未来一代”的庄严使命和从事少儿文艺事业的良知责任,努力创作内容健康、格调高雅、导向正确,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“有益”作品。许诺晨在“灾难求生”系列创作中,有意识地将创作视角由常态的少年校园生活,转移到“非常态”的突发性、偶发性校外灾难生活上,既描写了人在灾难面前的“渺小”,更展现了人在面对灾难时的“伟大”;既展示了灾难给生命和财产带来的巨大损失,又揭示了通过认识灾难规律可以有效预防和战胜灾难,将关爱灾难中的生命价值提到少儿文学主题的新高度,在艺术的讲述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。

“灾难求生”系列还有一个突出特点,就是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,介绍与灾难有关的科学知识,这些科学知识与灾难故事相互补充,不仅有益于增强读者的防灾抗灾意识,懂得居安思危的道理,而且获得了灾难求生的知识,具有了临危不惧的能力。文学的情感美育与科学的认知教育融会贯通,较好地体现了少儿文学的“有益”原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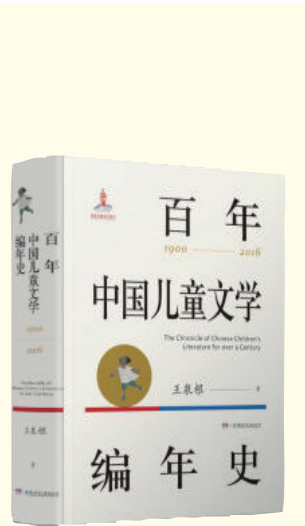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“有益”是对作品内容和主题的要求,那么“有趣”就是强调文学的艺术趣味——“有趣”地讲述“有益”的内容,让少儿读者在文学审美中饶有兴趣地接受教益,而不是像教科书那样,将“有益”的结论直白无误地写出来。从“灾难求生”系列丛书的名称就可以看出,这是一套“主题先行”的文学创作,文学以形象说话,形象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不断成长并丰满起来,一个好的构思便显得特别重要。许诺晨抓住了少儿喜爱阅读历险的心理,精心构思奇巧的故事,将“灾难求生”的惊险和探秘求真的历险结合起来,作品具有可读性。欧阳圆圆因为不小心弄坏了班尼最心爱的气象雷达,才发现了班尼“爱风如命”的秘密,董咚咚决心帮助班尼完成追风的心愿,却意外遭遇超强热带风暴……《追风少年》。董咚咚因为爸爸爽约没有去成美国度假,妈妈为了弥补儿子的失望心理,才邀请儿子的同学一

起去风景秀丽的H市度假,却意外遇到地震被困在高层酒店……《《地表震动模式》》。董咚咚和小伙伴们来到部队参观,部队接到紧急命令奔赴灾区抗洪一线,战士刘浩冒着违抗军令的危险,带着小伙伴们藏在军车里来到灾区,在解救乡亲们时献出了年轻生命……《《不沉的冲锋舟》》。许诺晨笔下的每一个故事,既一波三折,又柳暗花明。尽管“灾难求生”的名字就已经暗示了故事的结局,但故事从发生到结局的过程,既出人意料,又在情理之中。作者善于在矛盾冲突的强烈对比中设计情节,在欲擒故纵的情节张力中刻画人物,在典型人物的心理活动中彰显个性,在栩栩如生的人物个性中塑造形象,让少儿读者明明知道作品讲述的是指向明确的“灾难求生”主题,也乐于阅读作品,在曲折情节、特殊环境、鲜活人物构成的文学世界里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。

文学是语言的艺术,“有益”的内容和“有趣”的讲述,最终都要通过“有味”的语言来表达。许诺晨的少儿文学语言有着明快、俏皮、幽默、逗趣的“味道”,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,适合少儿读者阅读。孩子们平时在一起时,总是喜欢互相取笑挖苦,言语中充满信任、友情和快意。而在面临灾难的危险境地,他们的对话不仅反映出各自的态度,推进了情节进展,还有闻其声而见其人的现场感。《火烧摩天楼》中第二章《缺席的老爸》,写小伙伴们在蒋美丽家里给她过生日,围绕何时切生日蛋糕有一段描写,将所有人等候吃蛋糕的不同心理写得淋漓尽致。比喻和夸张笔法的运用也是俯拾即是,如《致命病毒入侵》里写康诚见到导师赵燕齐时,“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朵根,仿佛是一个熟透的番茄”。在《地表震动模式》里,当听说董咚咚即将见到偶像——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斯蒂芬·库里时,欧阳圆圆惊愕得“嘴巴张成‘O’形”。《火烧摩天楼》里,董咚咚讽刺欧阳圆圆“两千字的减肥计划”,夸张地说是你小学阶段第137次减肥”。《追风少年》中写董咚咚从万众瞩目到无人问津的“心理落差”,“怎么也得有十个黄果树瀑布那么大”,心里的“酸味”,“像吃了颗还没熟的青橘子”。

一部作品一旦创作完成,呈现在读者面前的,就是作者“过去的”一种情思,作为一种遗憾的艺术,静静地恭候现时和未来的读者加以批判地阅读。以精品或经典的标准来审视“灾难求生”系列,有两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探讨。一是关于灾难求生的科学知识是否可以融汇到作品中,成为作品的血肉,而不是以“知识卡片”的形式插入到作品的章节间,从而进一步提升作品的文学品质。二是细节的真实性。在主题和构思确定后,细节就是决定因素。细节经得起推敲,作品的大厦就能立得起来,否则就有摇摇晃晃的不安全感。如《火烧摩天楼》中,既说“安保严密的大楼”,就难以将展品丢失归咎于“安保失误”,而盗贼可以轻易在大楼底层的“电力控制间”肆意作案,又正好说明大楼安保的不严密。形容摩天大楼的电梯真大,说成“跟咱们学校的篮球场差不多”,也有过于夸张而失实之嫌。

## ■ 新书快递



《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》  
王泉根 著  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 
2018年5月出版



《星空街39号》  
杨紫汐 著  
大连出版社  
2018年3月出版



《黑猫历险记》  
【捷克】约瑟夫·拉达 著  
刘星灿 译  
浙江文艺出版社  
2018年4月出版



《妈妈的一碗汤》  
郝广才 著  
潘丽萍 绘  
新星出版社  
2018年6月出版

该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程与其理论的研究与探索,以编年体例编排,从1900年起,至2016年止,涵盖了百余年间的重要文学运动、文学思潮、文艺争鸣、社团流派、文学交往、文学会议、作家生平、作品发表、理论批评、文学报刊沿革、文化和文学政策的制定与沿革,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背景材料。凡记之事,只作客观叙述,不作主观评价,完整体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。

星空街39号是家只在夜晚显现的愿望花草铺。客人只要拿自己生命中珍视的东西来进行交换,就能得到一粒不可思议的“愿望草种子”,实现愿望。

几个孩子与动物曲折感人的故事,均直抵儿童心灵深处,引导他们明白“愿望”是什么,在这个世界怎样才能实现“愿望”,以及“爱”与“愿望”的深刻关联。

梨庄史维茨家的黑猫米克什在小主人贝比克的教导下学会了说话。之后,米克什和他的动物朋友们开始了一次次冒险。最后,米克什和朋友们厌倦了奔波,重返梨庄,他们回馈恩人,帮助村民,救助病人……这是捷克作家约瑟夫·拉达的动物童话小说代表作,黑猫米克什更是所有孩子的最爱。

汤羹是中国重要的饮食文化。夏天清凉的绿豆汤、冬天温暖的红豆汤、考试前夕的鲜鱼汤、抵挡病魔的香菇鸡汤……书中的妈妈为女儿炖煮了九道家常汤品,淡雅清新,笔触细腻的图画配以充满诗意、饶富韵律的文字,让孩子对中国汤羹饮食文化与营养知识有更深的认识,“为家人煮汤”更蕴含着温暖的亲情。